

“伍員音運”說考辨*

A Study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"Yun" (員)
in the Name of a Historical Figure - Wu Yun (伍員)

◎ 金琪然 / 北京大學

提 要：前人對“伍員”之“員”有不同的音注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注“伍員”音“云”，而自王觀國以降宋明清多位學者認為應讀伍員音運。本文全面考察梳理了後一種說法的主要依據和論證理路，認為“伍員音運”說依據的材料、論證的邏輯均有很大缺陷，無法推翻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的注音。而“員”字音“云”時有“增益”義，與其兄“尚”之“曾”義略同。根據古人起名習慣，結合陸氏音注，本文認定今讀伍員應音云。

關鍵詞：伍員 《經典釋文》 《元和姓纂》 員半千 劉凝之

Key words: Wu Yun, Jingdian Shiwen, Yuanhe Xingzuan, Yun Banqian, Liu Ningzhi.

我們在閱讀古書時，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：古書人名中若出現異讀字該如何定音讀？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很難了解名字主人的處理，無法發揮“名從主人”這一原則的功效。這時我們主要依靠較早的音注材料確定音讀，有時就會牽涉出一些非常複雜的問題。本文主要談“伍員”之“員”的讀音問題。

伍子胥，名員。這個“員”字究竟該怎麼讀十分令人困惑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四出“伍員”（五員）條，一出“弟云”（指伍員）條，四處注“音云”、一處“伍

*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蒙邵永海、孫玉文、陳曉蘭等先生指點，萬群、雷塘洵、侯斯琪、徐浪、王翊等兄亦多有指教，2016年此文曾在首屆“《史記》研究論壇”宣讀，得到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，謹此致謝，文責自負。

員”條注“音雲”（云的同音字）。^[1]然宋以降學者多有讀伍員音運者，其中實有一樁複雜的“文字官司”。

較早討論這一問題的是宋代學者王觀國，他在《學林》中談到：“《唐書》員半千，其先以忠烈似伍員而賜姓。《唐書·吉王傳》曰：‘員半千為控鶴內供奉。’

《唐書音義》曰：‘員，王問切。’《元和姓纂》去聲員字注，備言員半千其先因慕伍員而得姓，則伍員之員音運也，員半千姓亦音運也。《廣韻》去聲員音運，姓也，注曰：‘《前燕錄》有金城員敞，唐有棣城刺史員半千。’則伍員之名，員半千之姓，同讀音運可知矣。”^[2]

焦竑的《俗書刊誤》與王說大致相同：“伍員之員音運，後人慕之為姓。《前涼錄》有金城員敞，唐有員半千。”^[3]楊慎《升庵集》詳論了伍員音運的理由，“《唐·員半千傳》云：‘半千，本宋劉凝之十世孫。初，凝之因齊受禪，奔元魏，自比伍員，故改姓員。’唐世謠云：‘令公四俊，苗李崔員。’以後證先，知伍員之員音運也。如巢縣之巢音剿，朴胡之朴音浮，濡水之濡奴官反，粟姚之姚音同鷓，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，今不悉見耳。”^[4]顧起元《說略》全取楊說。^[5]王世貞《弇州四部稿》、^[6]徐應秋《玉芝堂談薈》卷三十一《字音異讀》、^[7]袁棟《書隱叢說》^[8]亦皆言伍員音運。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有“伍員之員音運，亦有讀平聲者”^[9]之論。

這樁文字官司首先與唐初五朝老臣員半千（C.E.621~714）有莫大干係（半千於新舊《唐書》中均有本傳）。首先，他們認為員半千的“員”音運，並且注意到宋明姓譜員姓亦基本音運。邵思《姓解》：“員，音運，《前涼錄》有金城太守員敞，唐有員半千，又有員嘉。”^[10]鄭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：“員氏，音運。”^[11]凌迪知《萬姓統譜》：“員音運，平涼，官音，本姓劉氏，以忠諫比伍員，改姓員氏，賜名懷遠。”^[12]另外，

宋之後的韻書收員作姓時多注去聲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皆“王問切”，《廣韻》：“姓也，《前涼錄》有金城員敞，唐有棣州刺史員半千。”^[13]《古今韻會舉要》更是有所針對：“《唐·員半千傳》音王問切，俗作元、云音，皆非。”^[14]另外，有人指出《舊唐書》中有“時人為之語曰：‘令公四俊，苗呂崔員。’”^[15]的俗諺，苗、呂、崔、員皆姓，根據押韻規則，唐代的員姓應音運。楊慎《升庵集》主此說，桂馥《晚學集》亦云：“員，王問切，姓也。唐諺：‘令公四俊，苗呂崔員。’即此音”。^[16]總之，宋以降學者基本認為員姓音運，並認為員半千之姓音運。

進一步地，這樁官司又牽涉南朝宋人劉凝之（C.E.390~448）。據傳員半千的十世祖即劉凝之（一傳六世祖，一傳十六世祖），劉凝之本不姓員，而如《元和姓纂》云“以忠諫比伍員，改姓員氏”，^[17]或如《新唐書》云“忠烈自比伍員，因賜姓員”。^[18]劉凝之為南朝宋人（但改姓事在背劉事魏後），《宋書》、《南史》均有本傳，按照“以後證先”的思路，劉凝之改姓員，其後人員半千又音運，則劉凝之及時人讀其員姓應音運，則其讀伍員亦應音運。後代學者因以之為古音遺存的證據，認為伍員音運。上引王觀國《學林》、焦竑《俗書刊誤》、凌迪知《萬姓統譜》、楊慎《升庵集》及其《轉注古音略》^[19]均持此論。

二

然而，劉凝之改姓的材料究竟“古”到何種程度？筆者仔細查對材料發現，劉凝之改姓一事不見於《宋書》、《南史》劉凝之本傳，在正史中最早見於《新唐書》員半千的本傳（今本《舊唐書》未言半千與凝之的關係，自然不及凝之改姓事）。《新唐書》員半千本傳

的記載大量參考了劉肅的《大唐新語》，然考《大唐新語》不見其所謂十世祖劉凝之的事跡。^[20]記載劉凝之改姓一事最早的應是唐林寶的《元和姓纂》：“水部郎中員半千，狀云本姓劉氏，彭城綏輿里人。宋宗室營陵侯劉遵考子起居部郎中凝之，後宋亡，因背劉事魏太武，以忠諫比伍員，改姓員氏，賜名懷遠，官至荊州刺史。”^[21]《元和姓纂》錄其所據為員半千行狀，可惜據筆者考此狀似未傳至今。

王觀國《學林》確定員半千之“員”音運的材料主要包括《唐書音義》、《元和姓纂》、《廣韻》三種。《唐書音義》今已佚。《廣韻》去聲問韻有姓氏義的“員”，然查考《全王》、《王一》，問韻下無“員”，想是後來增字加入，《廣韻》所舉例證之員半千當然亦是後來加入。相較之下，唐林寶《元和姓纂》是確定“員半千”之“員”音運最關鍵的材料。

然而，筆者查對今本《元和姓纂》發現，員半千行狀相關的材料收於其上平聲卷員字條下，去聲卷不見員字條。也就是說今本《元和姓纂》的記載是音云的，與王說不同。但是此處牽涉到《元和姓纂》一書之流傳問題。考究此書源流，南宋時即有散佚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斷言“此書絕無善本”，^[22]《四庫總目》亦云“書至宋，已頗散佚”^[23]該書明時散入《永樂大典》所載《御製千家姓》，今傳《元和姓纂》實乃四庫館臣據《永樂大典》輯佚而成的庫本，不少內容有訛誤竄亂。其中的諸種問題，孫星衍、羅振玉、牟潤孫、溫廷敬、岑仲勉諸先生於校勘時多有指出，今已出四校本。然而，我們注意到《崇文總目》著錄了《元和姓纂》十卷，^[24]《總目》作者所錄似應是足本，虞萬里（2009）經過考察亦指出“其書保存於北宋三館時或尚是全帙”。^[25]如此一來，我們就有一定的理由認為王觀國所引乃全本《元和姓纂》所載，今傳《元和姓纂》此條竄亂。但這

只是一種可能，館臣輯佚亦有《永樂大典》可據，《永樂大典》收《姓纂》材料自然有所依據，只不過其所據者今已不見而已。因此，兩種可能性很難說哪個更有把握，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最好存疑：既有可能是庫本《元和姓纂》竄亂，也有可能是王觀國所據并非足本，已經散亂。

筆者梳理宋以降學者論證的邏輯，發現“伍員音運”說還至少存在以下四個疑點。

第一，劉凝之改姓是否確有其事？劉凝之於《宋書》、《南史》皆有本傳，卻完全不見改姓事，甚至不見事魏事，這一點很可疑。尤為可疑的是，《宋書》劉凝之的本傳附於《隱逸列傳》中，記載的是“凝之慕老萊、嚴子陵為人”，^[26]而非慕伍員忠諫，後人傳凝之慕伍員忠諫或忠諫比伍員而改姓事是否有誤？員半千的祖先追溯到劉凝之是否可靠？名人攀附名人為祖，或時人為阿諛權貴附會其祖，恐亦是多見之情況。

第二，《舊唐書》傳唐謠“令公四俊，苗呂崔員”，^[27]這一句中員音運當然更好、更和諧，但音云同樣押韻。異調相押，亦是和諧，未必去聲。用這條材料來說明唐代員姓音運是沒有多大說服力的。

第三，縱使唐代員姓音運，且劉凝之確是員半千先祖并有改姓事，且凝之及時人確讀伍員音運，也還存在古方音差異的問題。虞萬里（2009）指出：“‘運’音之‘員’姓出於前涼改姓。平涼，十六國時置平涼郡，在今甘肅東部，涇河上游，地處隴東。顏之推謂‘北方山川深厚，其音沉濁而鈍，得其質直’，陸法言亦謂‘秦隴則去聲為入，梁益則平聲似去’。隴東雖非梁益，或其音沉濁鈍，故‘員’音‘運’。”^[28]虞萬里先生所言古方音的問題值得重視。依據南北朝時期西北方音讀“員”音“運”，就認定上古人名“伍

員”音運的做法恐怕應三思。

第四，縱使前述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，也不能說這些材料一定反映了比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音注更古的事實。王力（1982）言《經典釋文》“主要是記錄舊音，以音明義”。^[29]《經典釋文》的音注大量參考了更古的音注材料，如果沒有直接而有力的證據，是無法推翻陸氏音注的。

同時，我們要為“伍員音云”說增加一個證據。伍員之兄名尚，尚本義為“增益”，《說文解字》：“尚，曾也。”^[30]在上古，員音云時亦有“增益”義（音運時通“運”）。^[31]《詩·小雅·正月》“無棄爾輔，員于爾輻”，毛傳：“員，益也”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注：“員，音云。”^[32]古人給數子起名，其名常常相關、相似或相反，今日尚有此俗。伍奢兩子之名尚、員均有“增益”義恐非偶然，如果承認這一點，就應讀伍員音云。

三

本文爬梳了“伍員音運”說的材料，總結這種觀點的論證邏輯為：據《元和姓纂》、《新唐書》所載認為唐員半千的先祖為南朝宋劉凝之，凝之因忠諫比伍員或云慕伍員忠諫而改姓員，據《唐書音義》、《元和姓纂》、《廣韻》音注及《舊唐書》傳唐謠“令公四俊，苗呂崔員”認為員半千之“員”音運，則劉凝之所改之姓員音運，則劉凝之及時人讀伍員音運，“以後證先”，知伍員音運。

本文認為“伍員音運”說有如下問題：第一，其所據關鍵材料《元和姓纂》、《新唐書》所載劉凝之改姓事並不見於《宋書》、《南史》劉凝之本傳；第二，

王觀國論證員半千之“員”讀音所據核心材料《元和姓纂》收音與今本所見不同；第三，唐謠“苗呂崔員”之“員”未必去聲；第四，劉凝之所改“員”姓之音或涉及古西北方音問題，不能輕易“以後證先”上推上古；第五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音注并非晚近材料。因此，“伍員音運”說不能推翻陸氏《釋文》的“伍員音云”的音注。

本文反駁“伍員音運”說後，另外指出“員”字音云時有“增益”義，與其兄“尚”語義略同，根據古人起名習慣，正應讀伍員音云。

另外，應該承認，宋代之後，員姓音運是一個事實。《集韻》的收音，宋以來的姓譜資料，明清學者的音注，以及今天員姓仍音運的實際（《中華古今姓氏大辭典》載員姓音運，并標明乃“現行較常見姓氏”^[33]，分佈於北方部分地區。）都可以說明這一點。《康熙字典》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寫到：“《左傳·昭二十年》‘伍員’，《釋文》：‘本音云’。楊慎曰：‘陸龜蒙詩：賴得伍員騷思少，誤讀平聲’，此說非也。‘員’字平、去二音皆可讀。”^[34]這樣的處理顯得似乎比較通達，然未正面給出對於“伍員”音讀的意見。綜合而言，我們認為今天讀伍員應以音云為是；讀宋之後人名中的員姓應以音運為是，二者應分開處理。

可見，“以後證先”是考證的重要方法，然而，歷史的細節相當複雜，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，運用這種方法應非常小心。當然，本文也遺留了一些問題未能解決：第一，《學林》所載《元和姓纂》“員”字條的材料與今本《元和姓纂》材料哪個更接近《元和姓纂》原貌？第二，唐人員姓的讀音究竟是怎樣的，員半千應音云還是運，員姓音運最早可以追溯到什麼

時候？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加以探究。

註釋：

[1]《經典釋文》〔唐〕陸德明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。“五貧”條見卷十九頁二十，“弟貧”條見卷十九頁二十一，“伍貧”條分見卷二十頁四、八、十四，其中最後一處注“音雲”。

[2]《學林》〔宋〕王觀國，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0，頁 306。

[3]《俗書刊誤》〔明〕焦竑，影清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卷五，頁 3。

[4]《升庵集》〔明〕楊慎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頁 418。

[5]《說略》〔明〕顧起元，明萬曆刻本，卷十五，頁 23。

[6]《弇州四部稿》〔明〕王世貞，明萬曆刻本，卷一百六十八，頁 13。

[7]《玉芝堂談薈》〔明〕徐應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，卷三十一，頁 14。

[8]《書隱叢說》〔清〕袁棟，清乾隆刻本，卷十八，頁 12。

[9]《十駕齋養新錄》〔清〕錢大昕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3，頁 79。

[10]《姓解》〔宋〕邵思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，頁 66。

[11]《通志》〔宋〕鄭樵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，頁 465。

[12]《萬姓統譜》〔明〕凌迪知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，頁 433。

[13]周祖謨 2011《廣韻校本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第 4 版，頁 398。

[14]《古今韻會舉要》〔元〕黃公紹、熊忠著，甯繼福整理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，頁 104 下。

[15]《舊唐書》〔後晉〕劉昫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

1975，頁 3091。

[16]《晚學集》〔清〕桂馥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，頁 123。

[17]《元和姓纂》〔唐〕劉寶撰、岑仲勉校記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，頁 380。

[18]《新唐書》〔宋〕歐陽修、宋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1975，頁 4161。

[19]《轉注古音略》〔明〕楊慎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 1936，頁 121。

[20]《大唐新語》〔唐〕劉肅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，頁 64-65。

[21]《元和姓纂》〔唐〕林寶撰、岑仲勉校記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，頁 380-381。

[22]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〔宋〕陳振孫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，頁 228。

[23]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〔清〕永瑢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，頁 1143。

[24]《崇文總目》〔宋〕王欽若等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，頁 99。

[25]虞萬里 2009《〈廣韻〉姓氏來源與郡望音讀研究》，載《中國語言學》第二輯，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頁 55。

[26]《宋書》〔南朝梁〕沈約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1974，頁 2284。

[27]《舊唐書》〔後晉〕劉昫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1975，頁 3091。

[28]虞萬里 2009《〈廣韻〉姓氏來源與郡望音讀研究》，載《中國語言學》第二輯，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頁 58。

[29]王力 1981《〈經典釋文〉反切考》，載《龍蟲并雕齋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，頁 851。

[30]《說文解字》〔漢〕許慎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，頁 22 上。

[31]“員”、“運”相通，王念孫已有論，《讀書雜誌·讀淮南內篇雜誌》第十五“元逐”（元蓋避諱，當為玄）條下云“《西山經》‘廣員百里’，‘廣員’

即‘廣運’。《墨子·非命上篇》‘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’，《中篇》‘運’作‘員’。《莊子·天運篇》《釋文》曰：‘天運，司馬作天員’”（見《讀書雜誌》[清]王念孫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，頁2314）。去聲“員”通“運”，語義上與平聲義并無關係，非變調構詞，孫玉文（2015）《漢語變調構詞考辨》亦不收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注“員”無音運者，唯卷十六所出“員亭”下注“音云，一音運”（見上引《釋文》卷十六頁十七），以“一音”注其去聲異讀。根據《經典釋文》注音體例，“其或音，一音者，蓋出於淺近，示傳聞見，覽者察其衷焉”（見上引《釋文》卷一頁三，據盧文弨《攷證》則當作“察其衷”。）“一音”乃陸氏指認誤音的術語，由此可見陸氏對“員”

音義關係的認識。此條蒙匿名審稿專家提示，另蒙孫玉文先生指點。

[32]《十三經注疏》[清]阮元校刻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，頁950下。另《經典釋文》卷六“員于”條下注為“音云，益也”（見上引《釋文》卷六頁二十），《十三經》合刻有所刪略，然注音未變。

[33]竇學田1997《中華古今姓氏大辭典》，北京：警察教育出版社，頁785。

[34]《康熙字典》[清]張玉書、陳廷敬等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2，頁200。《字典》撰者舉列“伍員”《釋文》音注於昭二十年下，然，筆者查考傳文及上引《釋文》，應在昭十九年，二十年雖亦有音注，然所釋為杜注“弟員”者，合刻單疏之《釋文》均如是。蓋或《字典》撰者疏失。